



华协通讯



社区短讯

中文学校已正式迁移到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GVSU) 的 Ebhart 中心。新校址是 301 W. Fulton St., Grand Rapids 49504。得知 City High/Middle School 可能搬迁的消息后，中文学校即已着手寻找新校址。倪培民教授和单富良教授代表华协及中文学校与 GVSU 进行了协商，后者同意中文学校免费使用其 Ebhart 中心。我们代表华人社区、华协及中文学校对二位的努力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 GVSU 对华人社区及华协的支持。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CLS) has been officially relocated to Ebhart Center of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The new address is 301 W. Fulton St., Grand Rapids 49504. With the news of possible closure of the City High/Middle School building, an alternative location for CLS had been sought. Professor Ni Peimin and professor Shan Fuliang, on behalf of CAWM and its CLS, have put a lot of effort in working with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for using its facilities. The University agreed to offer the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to use the Ebhart Center for free. This is a critical step for the CLS to meet the goal of long term stability and growth. On behalf of Chinese Community, CAWM and CLS, we truly thank Professors Ni and Shan for their great effort. We sincerely appreciate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s commitment to reach out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o support CAWM.

春节晚会筹备进展:

- 各种形式的表演（约 20 个）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中。晚会筹备小组的负责人及教练们为此投入了许多业余时间以保证节目质量。为了鼓励更多的社区成员参与表演，我们规定每一个演员最多只能参加两个节目的表演。
- 大溪城市委会主席 Robert Dean 专员将代表市长和市政府参加我们的晚会。
- 今年的晚会宣传比往年更广泛。各种媒体，包括 Grand Rapids Press, Wood TV8, WGVSU, Asia Hours 及 Forest Hills School Newsletters 等都将登载或播报晚会前后的有关消息。门票也因此可能走俏。

- 在本年度的晚会上，我们将邀请以往各届华协会长们上台，对他们集体表示感谢。
- 随着晚会的临近，我们还需要许多自愿者帮助晚会各项活动的准备。若某一工作的负责人请求您的帮助，请不要拒绝。我们在此先谢了。

Here is a quick progress update on the gala event:

- All the performances (close to 20), of various categories and formats, are in the thick of practices and rehearsals. The Chinese New Year Planning Team leaders and coaches are sacrificing many weekends/evenings working with the performer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programs. To encourage broadest participation by our community members, we are making a point that a performer is limited to no more than 2 performances. This year, all the applicants are in a posi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performances. All performers are expected to observe the published Rules of Engagement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performances.
- Commissioner Robert Dean, the President of Grand Rapids City Commission, will attend the event on behalf of the Mayor and the City Government.
- This year we have stepped up publicity of our event through the various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the Grand Rapids Press, Wood TV8, WGVSU, Asia Hours and Forest Hills School Newsletters. Stay attuned for upcoming coverage of our organization and event in the new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 Tickets are likely to run out faster due to the increased media publicity.
- At this year's event, we decide to extend our appreciation to the previous CAWM presidents by recognizing them collectively on the stage.
- As we get closer to the event, we will need many volunteers to assist with various aspects of the event preparation. You may be asked to help by the leaders of the assignments. Thank you in advance for doing your part to pitch in!

逢年过节，还是逢年过关？

谈“暴力讨薪”

- 白焰 -

又到年终岁末，国内打工者被拖欠工资和讨要工资的事又多了起来。与往常不同的是，“暴力讨薪”的事件日益增多。从网上看，为讨回血汗钱，深圳 60 多名外来工将他们的 4 个领班强行绑到大街上“示众”，致使附近的交通一度中断约半个小时。报道这则消息的《南方都市报》感慨喟叹，农民工的讨薪历程步履沉重，洒满泪水和鲜血，从投诉、上访、跳楼、自焚、卧轨、堵路，再到个人或集体的暴力。《光明日报》报道说，甘肃农民王斌余，因为讨薪无果，并且人格受到侮辱，一怒之下杀死四人等。暂且不论怒杀致死，评论说得对，辛苦打工一年的打工者讨要自己长期被拖欠的工资，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这些被拖欠的工资，或许家中老母等着治病，或许家里孩子等着交学费，可企业主、包工头竟想懒掉这笔血汗钱，这简直于天理不容。当然，两篇报道惯例地谴责农民工不懂法律，使用暴力，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暴力讨薪”说明了什么，我们应如何看待？

拖欠工资

人道的工资制度是付薪周期越短越好。发达国家（或者正常国家）基本是每两个星期付一次工资，而国内竟能拖上一年，结果还是分文没给。业主付薪的间隔越长，工人的生活就越无保障。欠钱时间越长，工人对钱的期待越高。如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薪水能添喜也能增愁。一旦获得拖欠工资的希望破灭（或者得到的太少），工人要么乞求，要么投诉，要么途（图）穷匕首见。当然发达国家有解雇劳工的情况，但工钱费用都能及时两清，拖欠赖帐的事很少。解雇劳工是顺理成章的事，欠钱不还是违犯契约的事。可这两者在中国往往不被当作事。

拖欠的工资大都许诺在年终岁末，正是逢年过节。于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对比更显强烈。冰天雪地里的穷人看到富人大吃大喝能不怒气满腔吗？众人皆知的《白毛女》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年终岁末的除夕之夜。不妨回忆一下经过。恶霸黄世仁和狗腿子穆仁智乘过年之机逼债杨白劳、强抢其女喜儿顶债，杨白劳喝卤水自杀。喜儿逃入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头发全白。最后大春随红军回乡，找到喜儿，伸冤报仇。最近曾听说一些年青人认为喜儿被抢并出逃是杨白劳的错，因为他欠债不还。何以这些人已经糊涂到这般地步？那时有平等意义上的合同吗？过去富人讨债和政府抓壮丁常在逢年过节时进行，这是因为过节是家庭团圆的日子。即使有些穷人能设法躲避一下，但他们躲过了初一，却躲不过初二。今非昔比，债权和债务的关系整个颠倒。过去是穷人逃债，今天是穷人讨债。

说到逢年过节，不得不回头看下美国人过圣诞节。圣诞节的传统剧目之一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里面讲述一个有钱但冷酷的老头（Ebenezer Scrooge）在圣诞夜梦见三个精灵。“过去之灵”让他看到自己从一个贫穷却快乐的年轻人变成富有却无情的孤独老人；“现在之灵”让他看到手下薪水可怜的小职员没有圣诞礼物，却挂着幸福的微笑在家里庆祝圣诞；“未来之灵”让他看到衰老之后病卧在床上的自己。他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才发现原来施予比接受更快乐。于是他变成了乐助好施的人。《白毛女》反映的是滴水不剩的压榨和逼迫，《圣诞颂歌》反映的是留有余地的宽容和善待。在中国，不管过去现在，年终岁末是穷人的鬼门关。在发达国家，逢年过节是富人施予的日子。美国政府规定债权公司不得在节日期间向债务人要债，否则构成骚扰罪。难得的普天齐乐只有当谁都不欠谁时才能得以实现，至少在过节时债务可以置之脑后。

法律索薪

法律索薪是指劳资双方协商、劳务仲裁和法律诉诸。它看起来是一个合法途径，但背后充满了社会的不公平。试问中国的劳资双方能在强弱地位如此悬殊的条件下平等对话吗？农民工有钱请律师打官司吗？劳资投诉仲裁能在不受政府干扰下独立进行吗？裁决能有效地实施吗？据说，劳工偶尔有胜诉，但大多只是拿回所欠的钱，没有经济补偿，没有罚款，而且诉诸成本极高（农民工每讨回欠薪 1 元，成本 4



China 1
 6747 E. Fulton St. "A"
 Ada, MI 49301
 Tel: (616)676-5888
 Fax: (616)676-0888
 Lunch Buffet: 11:00-3:00
 星期六和星期日提供十一種
 中國點心，僅\$5.99

元)。抑或法院或监察支队给资方开了罚单，但他们回家就接到某些领导的说情电话，罚款不了了之。在中国，资方拖欠克扣和懒账不给的违法成本太小，非法利润太大，堪称天方夜谭。

中国的另一个似是而非的疏导机构是信访或上访办公室。理论上，百姓有了问题找信访办公室反映，信访办公室根据反映的情况，再与有关部门衔接，并提出决策建议。然而就这样一个不起实际作用的上访机构，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排着曲曲折折的长队，耐心地等待数个小时，然后把手中的文件送进那扇小小的窗户，上诉状就这样交给最高上级去听天由命了。中国古代法律还有直诉制度，即冤者可直接向最高统治者（王或皇帝）申诉。现代的上访人恐怕连那扇窗户后面的人脸都看不到。每年又有成千上万的人乘着火车、汽车从村到乡（镇），从乡（镇）到县，从县到地区（市），从地区（市）到省，直至到北京。他们历经千险，为的是倒出肚子里的苦水、讨个公道。去北京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也是他们最后的失望和失败。网络上的短片《东庄》（http://www.taiwanyes.com/tvfilm_visitors.php）揭示一个与每年春节联欢晚会截然不同的悲惨世界。大多数北京人都不知道的东庄位于二环与三环之间，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万余名穷苦上访人。他们的旅程已经令人悲怆和痛苦，他们的遭遇更让人震惊和愤怒。每位看过此片的人都会问：何以《白毛女》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仍然苦难屈辱重重？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因为上访北京有损地方官员的“政绩”，各地政府都派了大量的警察去北京“劫访”。这不是一般的劝阻，而是拳打脚踢被拖上警车。而这竟天天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局门口，堂而皇之。

对于没有权力的弱势群体，中国的政治现实是无奈的现实，没有出路的现实。任何社会都有不公平不合理的现实，中国社会的最大不公平不合理是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没有一个平等的机会，没有一个改善的可能。几乎任何谨慎的社会都有社会保障网（福利、医疗保险）和社会安全阀系统（言论、抗议自由），以此来防止对立情绪的蔓延和矛盾性质的变化。几乎任何明智的政府都讲究谈判、妥协，不把事做绝，给予出路。对于不满情绪日增的弱势群体，中国政府却默然熟视无睹，消极无所作为。官僚们不探讨其中根由，坐视积冤成怨、积怨成仇。官僚们也许熟悉中庸之道（尽管做不到），却不懂得摆平利益的妥协之术。政府的对策除了高压就是镇压，其结果只能而且已经激发了更多的不稳定，为物极必反埋下了伏笔。不禁想起鲁迅曾经说过：“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当政府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当职能机构只偏袒有钱有势的富人，农民工还有什么可以依靠？中国有人民代表大会，但无真正民意上的代表。不通过选举产生的所谓代表只对上，不对下。那么中国的农协工会与妇联呢？这些组织只在逢年过节时送点象征性的温暖，如访问劳模，但缺乏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尊严的能力与胆量。归根结底，他们是政府的雇佣，形同虚设，毫无作用。每次的劳资纠纷都是以淳朴的希望开始，以悲惨的绝望收场。农民工万般无奈、走头无路，不得以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诉诸暴力。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里有歧视，那里就有报复。

暴力讨薪

上面两个例子说明民工有了反抗意识，这是好事。这两个例子又说明了两种不同的反抗途径。一，深圳 60 多名外来工将他们的 4 个领班强行绑到大街上“示众”是为了争得媒体传播，扩大影响，最终获得政府的注意力和民众同情。把事闹大、继而寄望于政府及其领导的重视和过问，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它只使申诉人获得了面呈案情的机会（就像过去劫道喊冤告状的），问题的另一半能否

解决则完全由不得自己。政府可以听之视之，却可不作任何反应。喊冤者可能等上几个月或几年，仍然得不到任何回复，情况依旧。二，甘肃农民王斌余在天水市干建筑活，一天工资 11 元，扣除 4 元伙食费，最后拿到 7 元。他的工资是年底结算，平时用钱只能找工头借，可即使结算清了工钱，仍要扣 300 元的滞保金。一日王斌余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向经常欺负他的包工头吴新国索要所欠工资，反遭吴毒打。忍无可忍的王斌余用刀连捅 5 个人，杀四伤一，后到公安局自首。王斌余的反抗是暴力，动机是报复。他的怒杀行为触犯了刑法，但在道义上是光明正大的。当一个人被他人凌驾、剥夺、欺压时，此人有没有反抗权、复仇权？暴力有没有合法的成分？这里的回答是肯定和赞许的。反抗、复仇是天经地义。暴力讨薪属正当防卫。还有什么比剥夺生活权更威胁人身安全？中国古代不乏不甘侮辱、暴力抗争的热血英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敢于这样做的好汉越来越少。尤为老实的农民更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令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反过来，知道穷人不敢造反，包工头便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

今日的客户明天的朋友

徐英

专门从事住宅买卖、商业地产的
华人房地产经纪人

办公室: 616-949-8900
 宅电: 616-954-2135
 留言电话: 616-974-4102
 手机: 616-560-8790
 email: yxu@greenridge.com



中国人一谈到暴力或武力就觉得不舒服，君子动嘴不动手嘛。中国文化几乎什么都有，唯独缺乏尚武。不少国家有官方法律制度之外的个人“自助”司法，即维吉兰提正义（vigilante justice）。维吉兰提正义不承认国家是拥有合法暴力的唯一垄断者。它认为，当法律鞭长莫及或失去正义，或者当政府漠视、草菅人命，人民有权将法律操在自己手中，武装自卫，抵抗不义，保护自己家人财产。美国西部开发时，随着疆土的开扩，政府法律的效力递减，民众自发、自愿地组织起来，制定司法条文，建立执法警察。美国个人主义精神充分体现在依靠自己、武装自卫。中国的王斌余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有的网民说“活着不是让人欺负的”，“该出手时就出手”。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摧毁（马克思）。的确，当有法不依、贪赃枉法大行其道时，中国人只能用物质的力量反其道行之。当社会堕落成无法无天而不成社会时，中国人还有什么可以期待，还有什么可以患得患失？到了张扬个性的时候了，与其像奴隶般生活，不如在爆发中同归于尽。对于压榨血汗的贪官污吏和包工头们，只有当刀子架在脖子上或枪口顶在脊背上，他们才会屈从，才会谈判，才会让步。可悲可哀的是王斌余作为悲剧的受害者被法庭宣判死刑。但在道德法庭上，王斌余事件宣判了法律的死刑。

暴力讨薪目前局限在个人或家庭，但正逐渐演变成社会范围的动乱。国家欠人民的太多了，时间太长了。经济转型使中国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联合国的贫困线是每人每天1美元。按此标准，中国8亿农民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且滞留贫困深渊的时间为长。他们2003年的平均所得为\$317，低于世界平均13%。按中国自己每年\$77的定义，3千万农民低于此线，这还不算2千万城市贫民。此外，10%的人口拥有66%的全国银行存款，这不难看出财产的不均。《人民日报》（英文版2005年9月21日）报道说，中国的基尼指数已从1980年的0.33达到2005年的0.45。基尼指数(Gini Coefficient)用从0到1来衡量收入差距。0是指均等，1是指最大差距，0.45已是“黄色警戒”。报纸断言说，如果事情不获改善，中国在五年内将会达到“红色警戒”。

用颜色标示警戒是提醒社会动乱临近的可能，尤其是在大众的忍让承受程度被无限压缩的中国。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工作的工人缺乏生活保障，缺乏畅通的法律民意渠道去诉苦(如前所说，只要看一下各政府信访办公室门前如临大敌的警察就知道了)，又缺乏能赋予他们精神慰藉的宗教。民怨已如一堆干柴，全国性的铤而走险和揭竿而起已不是不可能，也不是没有人在。事实上，中国弱势群体的抗议活动已在全国展开，次数已由2003年的58,000起增到2004年的74,000起。人们应该记住这点，即逆来顺受的中国百姓从未蓄意犯上作乱，他们只是官逼民反。人们还应该记住，中国历史是朝代循环历史。任何新当朝的政权会顺和民意、立志改良，但任何改良都不是根本制度上的宪法革命，所以新政权仍用旧权术，在后期慢慢走向集权腐败，变成反动。于是动乱爆发，反动派被打倒，新的循环重新开始。刚过世的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觉克（Peter Drucker, 1909年11月19日-2005年11月11日）批评中国不如印度有效地吸收、教育农民，因此总结说中国每50年必有一次动乱，除非国家政府面对现实，实施民主。

说了上面这些并不是幸灾乐祸。国内的政治实在没有可以让人“乐”的局面。中国社会是个空谈伦理道德，实则人性冷漠的残酷社会。中国媒体上装模作样的和谐欢乐只能说明这社会的病态。综合上述，共有两点，一是个人暴力抵抗邪恶是一种权力，应该得到社会承认和法律保护。二是心字上面那把“刀”在忍无可忍之时可以指向政府。“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鲁迅）。中国再不真正地彻底地进行民主宪政改革，那么问题不是前程莫测，而是毫无前途。

也从 Motown 所想到的

- 吴始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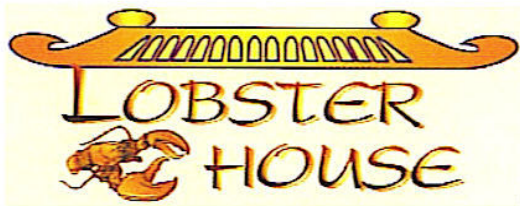
自从华协通讯变成电子版后再很少读它，不是没有时间和兴趣，而是家里没有订宽带，用 dial-up modem 下载一期华协通讯要花很长时间，所以也不想麻烦了。最近的一期是刚好在办公室里收到的，就顺便把它下载并打印出来看看，饶有趣味。仝莉的“从 Motown 所想到的”一文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它讲中国人和美国“主流文化”的关系，批评中国人不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质问中国人“为什么一直都是一个边缘群体”，并举例说中国人受“小农文化意识”影响，“自私自利，居拟于小团体，不爱参与社区和学校的事务”，“偷懒，爱占小便宜，缺乏正义感”云云。文中引 Motown 为例子，说明黑人兄弟是如何努力使其艺术才能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怎样通过像 Rosa Parks, Martin Luther King 等人士的艰苦斗争“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文中提及的几个观点和概念很有意思，天真，自相矛盾，也令人费解。其代表性我不得知，但对美国近代史和现代社会的了解似乎显得惊人的无知。本来觉得文过饰非，读读也就过去了，最多是个“吃吃喝喝”，“感官与肚皮的满足”之后的一个闲话，但因为文中检讨中国人如何没有能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其基点是用美国“主流社会”这个概念来给中国人定位的，有些说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有点道理，所以觉得还是值得提笔探讨探讨的，再者也是不愿意文过饰非，怕被标上“非主流”，故产生兴趣写一些个人感想。

首先，文中所用美国“主流社会”这个概念，我不是太清楚其定义。文中只是批评中国人“与美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但并没有确切说明到底什么是美国“主流社会”，或者其定义是什么。文中旁敲侧击地说一个人如果仅“满足安居乐业，自得其乐，不问国事世事”，那他就“只能是边缘群体，永远不会成为主流”。就此推测，大概不满足安居乐业，不自得其乐，关心国事世事，那就是属于主流社会了。这个定义在概念上是间接的，也不是可操作的定义，因为要是按此定义操作起来，要闹出笑话来的。一个人如何可以不“安居乐业”，如何不“自得其乐”，如何“问国事世事”还需有所指点。他可以出去参与社区建设活动，也可以出去参加恐怖组织，好象仅仅不满足安居乐业还不能证明一个人是“主流”还是“边缘”。坐在家里一天到晚看 CNN，关心国事世事，就会成为美国主流社会一员吗？本拉登本来是个沙特的富翁，他并不安居乐业，更不自得其乐，非常关心国事世事，但他并不是任何国家，任何主流社会的一员。我是教书匠，常问美国学生一些“国事世事”，知道的人并不多。John Edwards 去年十月份去密西根大学的广场上演讲，很多学生路过，不知道谁在演讲，当被告知名字时，又问谁是 John Edwards。按照“国事世事”的定义，这些大学生都不属于美国主流社会了。去年 12 月份伊拉克进行议会选举，民众投票率达到 70%，而美国中期国会选举民众投票率不到 30%。从“国事世事”的定义来看，美国注册选民的 70%都不是主流社会了。如果“安居乐业”也是非主流定义的话，美国绝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都成了“边缘”群体了，这当然也包括了 Forest Hill, Jenison 等中产阶级，上中产阶级的家庭。不知道他们对此有何感想。从另一方面讲，主流也好，边缘也好，安居乐业，自得其乐有什么不好？非要大家都不安居乐业，大家都自得其苦就成“主流”了？我想这不会是原文的意思吧。举这些例子可能有点抬杠了，但为了说明一点，就是我们在把人划分为“主流”和“边缘”时，有个确切的，可操作的定义大概才会有点说服力的。

美国的主流社会到底有什么特征呢？是不是文中所说的“富人帮助穷人”，“特权最少”，“没有免费的午餐”，强调“服务，奉献，合作，尽职尽责，关注社会公正公平与个人权利，提倡爱和感恩”等等呢？我不知道这些到底是美国社会的现实特征还是理想主义者的目标。如果是后者，当然无可非议了。共产主义是最理想的了。最近惊动全国的 Abramoff 案使这个国家“特权最少”的梦不攻自破。如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富人就不会帮助穷人了；不是什么都免费，但好像还是有点的。如果“主流社会”里的人都做到了“服务，奉献，合作，尽职尽责，关注社会公正与个人权利，提倡爱和感恩”，Rosa Parks, Martin Luther King 还出来抗争什么？不是故意出来和主流社会捣蛋吗？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从历史到现代不断演变的，其政治经济制度，文化风气，社会公正程度都是一个不断在矛盾，冲突，解决矛盾，解决冲突的过程中或者进步，或者倒退的。美国社会看其总的历史，是个缓慢，但仍然不断进步的社会，之所以这样才给我们最近移民美国的中国人提供了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使得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学习，辛勤劳动得以安居乐业，自得其乐。中国人向美国移民并不只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往后推 100 年，也有不少中国人在美国，他们可以像我们这样有公平学习，竞争的机会吗？（千万不要用庚子赔款来美的中国人做比较.....）

谈到我们中国人，是的，如文中所说，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受到了美国的正规教育，很多人有高学历，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和职业，有工人，有职员，有工程师，有商人，有医生，有教授，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辛勤地培养着下一代。我们遵纪守法，我们很少接受政府救济，我们很少犯罪等等。这难道有什么错吗？什么叫做“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良民却不被主流社会接纳和尊重呢”？如果我们这些人愿意接受教育，努力学习，辛勤工作，养家糊口，为国家上税，不犯罪，很少接受救济，反而不被“主流社会”接纳，那任何人都会问，谁是这个主流社会，谁在代表这个主流社会？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度里，这个主流社会的定义是什么？是谁不接纳我们，是谁不尊重我们？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不被“主流文化”所接受？NBA 的姚明代表美国主流社会？好莱坞的成龙代表美国主流社会？

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代表美国流社会？Connie Chong 代表美国主流社会？如果是的话，他们有什么共同特征可以证明他们代表主流社会？



金龍閣

海鮮酒樓

\$10 元以上免費送

電話：616-249-2988

4208 S. Division Ave., Kentwood, MI 49548

Sun-Thur: 11:00am - 12:00 am

Fri & Sat: 11:00 am - 2:00 am

文中指责中国人缺乏“服务，奉献，合作，尽职尽责，关注社会公正公平与个人权利，提倡爱和感恩并无时无刻在庆祝生命与生活”的“这些价值观特质”的话说得有点太快了一点。如上所说，“主流社会”中这种“价值观特质”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至于我们中国人是否缺乏这些“价值观特质”，我还要等待实实在在的证据。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不爱参与社区和学校的事务”的证据在哪里？“喜欢谈论政治，却不愿意付出行动”的证据在哪里？“奉献多想求回报”的证据在哪里？“对工作偷懒或爱占小便宜”的证据在哪里？没有“合作精神”的证据在哪里？“缺乏正义感”的证据在哪里？“文过饰非，事不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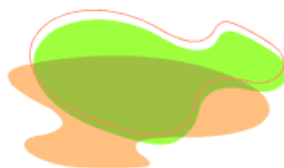
己，高高挂起，管它合理不合理”证据在哪里？我们“稀里糊涂地作了牺牲品”的证据在哪里？我们被自己所住的“主流”社区赶出来吗？我们被自己的“主流”公司开除了吗？医生找不到“主流”病人吗？教授把“主流”学生吓跑了吗？而这些“价值观特质”“主流社会”都做到了多少？

至于“吃吃喝喝，在乎感官与肚皮的满足”这类的指责，心里有点想笑，但有点黑色幽默的感觉。似乎“主流社会”不吃不喝，不在乎“感官与肚皮的满足”。那些酒店，酒吧，Rivertown Crossing Mall 对面的所有餐馆一到周末人满为患，看来那些人都不是“主流社会”的成员了。如果白人喜欢吃牛排，喝白兰地，华人喜欢涮火锅，喝泸州老窖也是“主流”和“边缘”之分的话……好了，的确有点黑色幽默了。

文中提到黑人兄弟抗争了两百年，但他们抗争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争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有就业而不被歧视的权利，有能养家糊口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为了让下一代过更好的日子？Rosa Parks 的抗争，不是为了黑人兄弟能在这个社会有一席之地？Motown 的成功，不是为了黑人文化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如果美国的建国理想和价值观一开始就真正赋予实施的话，如果“世上没有另一个国家在建国伊始就把自由，平等，公正作为奠国之基，并把人的基本权利以宪法的形式保护起来”，并真正赋予实施的话，Rosa Parks 还需要这么抗争吗？Martin Luther King 还需要大规模地发动民权运动吗？Berry Gordy 还需要“教这些穷孩子怎么说话，如何走路，如何穿戴打扮，使他们被主流社会接受”吗？美国宪法并不是写于 2006 年。从美国宪法的制定到南北战争的七十多年里黑人享受了什么“自由，平等，公正”？有什么“人的基本权利”？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不被“主流社会”接受？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林肯领导的内战从法律上解放了黑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Johnson 总统签署的第一部民权法的一百年里，黑人享受了多少“自由，平等，公正”？从民权法成为法律到现在已经过去 40 年了，黑人兄弟和“主流社会”真正平等了吗？，被“主流社会”真正接受了吗？他们哪一年，哪一月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有个 Condoleezza Rice 作了美国国务卿就等于黑人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了吗？路易斯安纳州 Katrina 飓风的袭击怎样体现了黑人是国家主人的？“国家主人”的定义又是什么呢？文中说“人民大众对这种（宪法）理想广泛认同而成为价值取向”，说“正是这种民意取向才导致了这样宪法的诞生”。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黑人在这部如此美好的宪法下还被奴役了这么多年？从美国宪法 1788 年生效到林肯解放黑奴宣言的 1863 年经历了 75 年，到 1882 年国会制定“排华法”（Chinese Exclusion Act）经历了近一百年，也就是解放黑奴宣言后不到二十年就开始从法律上开始歧视中国人。那些自由，平等，公正的宪法理想，那些“人民大众对这种理想广泛认同而成为的价值取向”都跑到哪里去了？黑人做奴隶应该感谢那些富人养活了他们了吗？中国人在西部修铁路应该感谢富人给了他们工作机会吗？在 1929 年才被赋予投票权的妇女应该感谢男人养活了她们的，替她们管理国家大事吗？美国宪法是部伟大的宪法，充分体现了人文，人道精神，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国家充满非正义，非人道，缺乏自由，平等，公正的历史上，才有许多仁人志士为实现宪法的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我不是学美国历史的，但在评价美国宪法以及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在张口宣称黑人兄弟“从奴隶到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在评价中国人如何是“边缘群体”的时候，这点常识是起码的。

不容置疑，任何民族，种族，任何文化都有它值得批评的地方，包括我们中国人，黑人，白人，主流也好，副流也好。美国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从种族成分上，欧洲裔白人占绝大多数，70%出头；其余是各少数民族和美国本土人。讲英语的人口大约 82%，另外 18% 的人在家里讲大约 200 多种语言。像我们这样在家里讲中文的人全美国有大约两百万人，占总人口的 0.7%，是绝对的少数。而我们这个群体，在这个社会中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成功的定义是我们通过努力学习，艰苦竞争，在工厂，在医院，在学校，在公司，在商界，在社区，甚至在政界都在辛辛苦苦地为美国社会做着无可争议，有目共睹的贡献，也为此挣来实际的经济回报和精神享受：有自己的房子，汽车，可以去度假，可以送孩子上大学，可以“吃吃喝喝”，可以在“满足感官和肚皮”之后有时间写文章反过来批评中国人如何偷懒和占小便宜，如何不懂服务，奉献，如何不感恩戴德。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来是对的，有了衣食住行才可能有精神活动，有了 physical 才会有 metaphysical。对于 Katrina 飓风后到现在还无家可归，或者有家不可归的那么多国家主人们，大概没有机会吃饱喝足了坐在舒服的书房里去反省自己到底是不是属于“主流社会”的了。

一句话，我们自从来到这个国家，就已经不是外人了，而是为美国这个多元化社会在不断作贡献。至于我们中国人有什么真正值得批评的地方，不是此文的目的。



学生习作

作者: Sophie Ni (倪梦帆)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年轻人。他们虽然有点不同，但最后还是相爱上了。那位女的名字是七云。她家里面很有钱。七云很小的时候她爸爸就得了病，怎么治也治不好。最后，七云才四岁，她爸爸就死了。那时候，她姐姐五云就找了个工作，帮着她妈带这个家。因为五云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心血，她们家后来变得很富有。那位男生是位普通家庭中的独生子。他的生活很普通，直到见到了七云。他们见面时，只不过是很好的朋友。不过，几年过去后，谁也没猜到他们俩要结婚了。

他们的婚礼非常大。许许多多人都在那儿。不过，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非常不高兴。她的脸直直的，眼睛也是眯的。走来走去，跟谁都不说话的，这个人就是七云的姐姐五云。七云结婚前，五云就跟她说，那位男生不是个好东西，只不过是想要他们家里的钱。七云就是不听，把她姐姐说的话推到一边，还是跟那位男生结婚了。

不过五云对那位男生的恨，一直没有消失。到这时候，七云和她的丈夫已经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房子。10个房间，6个厕所，还有一个好大好大的书房。走进去以后，好象走进一个大图书馆。外面的花园里有五颜六色的花儿。七云看上去非常高兴。五云心里很不安。她是不想要这位男生花她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有一天，五云到一家餐馆里去吃饭，谁知七云和她的丈夫也在那儿。她刚刚要回头离开，就看到七云的丈夫带着笑从他的位子上走开了，好像要上厕所。因为五云不相信他，便悄悄地跟上了他。结果看到的让她大吃一惊：七云的丈夫和另一位女生在一起，搂搂抱抱的。她回头看，七云还坐在那儿，等着她的丈夫回来。五云气死了，心里面只有火。回家以后，她想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想起了一个办法把七云的丈夫杀掉。她拿出笔和纸，写了一封信。上面写着：

邀请七云小姐，
明天早上，八点钟，在灰林公园有一顿野餐。请你一个人去，因为这是个妇女野餐。谢谢。无名

她把这封信留在七云的家门前，急忙地跑回家。心里很激动。到了明天早上，那个没有良心的男生会一个人在家。五云笑了一下。

第二天到了。八点十分，五云跑到七云家前，藏在一棵树后面。她想，七云已经走了，就拿出三桶汽油，撒在房子边，然后拿出一个打火机。把房子烧着后，又跑回树后面藏起来。她心里正得意的时候，听到房子里的叫声。不过这个叫声是一位女的叫声。她心里慌了。“怎么会？七云肯定看到了我送给她的信”。不过五云不知道的是七云昨天晚上着凉了，感冒了，今天没有离开家。五云跑到房子旁边，从窗户里看到她的妹妹。她喊着七云的名字，冲进已经着火的房子，然后跑到她的妹妹旁边，抱着她看有没有什么地方他们能够逃走。不过火已经把他们围上了，哪儿也去不。她抱着她的妹妹，反复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她妹妹看着她的眼，笑了一下，她们俩就被火烧死了。



亞悅

Asian Delight Marketplace

4463 Breton Rd, Kentwood, MI 4908
We are at the SW corner between Breton and 44th St
Tel: 616-827-1828

孩子们的真情



— 周静宜 —

则一：一见钟情

第一次看见这女孩时，就深深地被她的大嗓门吸引住了。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中国娃娃仅有五岁左右就能讲一口流利的京腔。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她就开口了：“妈妈帮姐姐买牛仔裤呢。”我直直的看着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是中国人，叫安吉。”我愣住了，一时说不上话来……她大声说话的样子已渐渐地让我喜欢上了她。“缘分加真情”常在自己的字典里出现，不到一个小时，这个女娃成了我的干女儿了……哈哈。我常常和她一起玩，发现我的干宝宝具有一颗柔和与细腻的心；去她家时，总看到她在画画，那里处处有细致的情节，很有内容，可看上好一阵子呢。噢，忘了告诉你，她还很喜欢“水浒传”，可爱吧。时间飞逝，转眼她已九岁了，不再有大嗓门，取而代之的是娇柔的声音，京腔也走音了。有次我捉弄之心一时兴起，故意地逗她：“干妈不懂英文，请讲北京话。”换她愣了一下，哈哈……紧紧地，温馨里的爱把我俩穿在一起了……

则二：小男孩的执著

那男孩子站在大厅的角落，一声不响地看着人群来来往往地拿食物。咦，怎么没有家长拿食物给他吃呢？“Joseph，你吃了吗？”我问道，他摇摇头，示意还没有。“阿姨拿给你吃好吗？”我指着桌子上的食物，他点点头。从头到尾他没有说话。他很快把盘中的食物吃完了。突然他抬起头用国语问我“你在讲什么话？”我顿时暴笑如雷，因为我始终用的是广东话和他沟通。原以为他母亲与我来自同一家乡，可惜啊，却没有教孩子讲广东话……不多话的男孩才五岁，带给我许许多多感动的眼泪。我很喜欢给孩子们大大的HUG，以表自己的爱意。有一次当着众多的小朋友们要求，可否能每次看到我时，都给我一个HUG。这位不多话的Joseph从此之后一看到我，就紧紧的抱住我，让我好感动，好开心，好温暖；有时他一时忘了，还回头补抱一下，说道：“我今天还没有给你HUG呢！”令我禁不住的泪水哗哗流了下来。孩子的真情常让我深深地感动，使我毫不保留地爱上了他们。空闲时想想他们，心里就会泛起甜甜的笑意。如今，他已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三年来，他一直都是那么的执著……

则三：一颗美丽的心

牧师的讲道触动了我的心，眼泪一直往外流。站在旁边的四岁的女孩愣了一会，忽然跑掉了。不一会儿她又回来了，小手递给我一张纸巾。我蹲下去抱着她直流泪。好体贴的小女孩。记得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教儿童主日学，手中只有一张小贴纸，可是有两位小朋友都想要，我问：“现在老师只有一张，看看让给谁呀？”“给她。”又是这个小女孩。她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过了一会，请小朋友们清理教室，只看到她不停地把地上的玩具放入箱内。有小朋友跌倒了，她又是第一个飞奔上去扶起。我的脑海里常常像放电影似的，她的一幕幕善良的行为叫我感动不已。“Jelina，你怎么不笑了呢？”“我弟弟病了，我要为他祷告。”……“Jelina，打个电话给妈妈，我们可能会晚些回家。”“妈妈，这是Jelina，我会晚些回家。我很想跟弟弟讲讲话……”清脆悦耳的童声时时回想在耳边。就这样我把这颗美丽善良的心记住了，一辈子也忘不了。

则四：永恒的礼物

在医院里，因为有接生房齐全的设备，再加上医生护士的微笑，产妇们大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恐惧感。可是两千多年前，当耶稣降临在马槽时，没有护士大夫，只有爸爸约瑟和妈妈玛丽亚，还有牛羊马。妈妈玛丽亚会害怕吗？一位新生儿即将要到世上，不但这孩子的家人高兴而且普天下同庆欢唱；不但要唱生日歌更要唱赞美圣歌。耶稣的出生带给每个人的希望，送给每个人的温暖；他的爱是没有保留的，是无限的。第一次听大人讲的时候，就想去认识耶稣。可是，时代变迁，没有机会。再次听时，知道耶稣为我的罪被钉十字架，三天后复活了，为此大大地被感动了，还决定以他为自己的榜样，好好学呢……时间好快，再次认识他时，我才彻底知道渺小的自己竟已被耶稣爱得那么深……谁的礼物比他的爱更宝贵呢？唯有这份从神而来的礼物是永恒的喜乐……

（作者为大溪城华语基督教会主日学老师）

2006 年中国农历新年 晚宴及联欢晚会

Presented by
Chinese Association of West Michigan



欢迎光临，同庆狗年

2 小时的文艺演出及地道的中国新年晚宴
必将让您流连忘返

Presented by CAWM, the dinner party features the finest avail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cuisine and delicacies from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The gala show offers a rich cultural feast to the broader West Michigan community by presenting unique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variety artistic performances put on by the resident talents of the community as well as visiting performers from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se include Chinese folk dancing, choruses, solos, theatrical skits, tradi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s, nationalities costume show, martial arts performances, lion dance, and much more! The whole show represents a beautiful combination of music, color, artistry and culture.

This is the 6th year CAWM has put on the Chinese New Year gala show event of this magnitude. With constant improvements reinforced by influx of new talents into the area, this annual extravaganza has enjoyed growing popularity and acclaim in the West Michigan community. The 2005 event was held in the Forest Hills Fine Arts Center and was participated by close to 600 people. This year's event, enhanced by the Chinese dinner party, promises to reach a new height with a bigger audience.

NEW TO THIS YEAR'S PROGRAM, we are very happy to feature the breathtaking martial arts and Tai Chi performances by China's National Martial Arts Champion and *Wushu* Master. Also represented in our show are some select exchange performances brought to us by other institutions from the region.

Time: Saturday, February 4, 2006
Dinner Party: 5:30pm - 7:30pm
Gala Show: 7:30pm – 9:45pm

Location: Forest Hills Northern High School Cafeteria & Auditorium
3801 Leonard St, NE, Grand Rapids, MI 49525

Tickets: Member: \$5 per adult, \$3 per child (5-10 years old). Below 5, free.
Non-Member: \$12 per adult, \$5 per child (5-10 yrs old). Below 5, free.

Tickets and 2006 CAWM membership registration/renewals are available in advance beginning Dec 2005 via the below touch points on a first-come-first-serve basis:

-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Contact: Ms. Yu Jin 974-0832)
- Chinese Language Church (Contact: Ms. Li Wang 447-0987)
- Chinese Soccer Team (Contact: Mr. Matt Wang 475-5125)

Don't miss this rar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mesmerizing Chinese culture first-hand! The tickets are limited due to limited seating. Hurry up and secure your tickets before they run out!

For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event, please contact Ms Ying Xu at (616) 954-2135.



Bayside Garden 花园装修 - 住家商业、公寓旅馆、出租代管, 大小工程均可承包。服务包括厨房浴室、水电安装、隔间油漆、土库改建、地下喷水、屋顶翻新。院内院外, 价格低廉, 质量保证。24 小时电话 616-990-1132 方先生

Bayside Garden Home Renovation - Properties big or small: residential properties, kitchens and baths,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painting and framing, basement finishing, sprinkler system and roofing.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with reasonable price. Interested please call 616-990-1132, 24/7, Alex Fang

編者的話

承蒙各位会友的厚爱和支持, 及各任主编的辛勤付出, 华协通讯已成为华协会友之间信息沟通的重要桥梁。虽然在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 获取中文信息已不过是举手之劳, 但茶余饭后欣赏自己所熟悉的朋友们的大作则是别有一番风趣。华协是个卧虎藏龙之地。我真诚地希望各位会友们及中文学校、教会、华艺社团、亚裔中心及其他华裔社团能继续给与我们以支持, 有钱出钱, 有才出才, 大家一同把通讯办得更好。在此本刊诚征各样体裁的文章: 社区信息、见闻、散文、评论文、小品文、学生习作、社区介绍、儿童卡通作品等等, 均受欢迎。有意投稿者请与我联系: timwei@pol.net。电话是 616-957-4875, 地址: Tim Wei, 3933 Oakcrest Ct SE, Grand Rapids, MI 49546。

本期编辑: 魏毅
刊头题字: 倪培民